



在常景的景像裡，拓荒出一片喧嘩

英國聲音藝術發展現況

撰文／江凌青（Ling-ching Chiang）

這兩年對英國的聲音藝術界而言，絕對是沉潛已久後的黃金盛世，不但兩大藝術獎都先後將獎項頒給聲音藝術家，連薩奇藝廊也首度收藏了聲音藝術創作——約翰·偉恩（John Wynne）集結了三百件喇叭、自動鋼琴與吸塵器的聲音裝置作品。此外還有許多重要藝術機構都展出來自各國的聲音藝術作品，如桑默賽特之屋展出美國聲音藝術先鋒比爾·

封答那（Bill Fontana）的大型聲音裝置〈河流之聲〉、巴比肯藝術中心展出法國前衛音樂家塞萊斯特·布爾席爾—穆葛諾（Céleste Boursier-Mougenot）結合飛鳥與吉他的裝置作品；裘花園展出克里斯·華森（Chris Watson）以雨林聲響包圍遊客的聲音裝置〈林中細語〉。此外，2008年泰納獎得主馬克·雷奇（Mark Leckey）與2008利物浦獎得主伊莫金·史梯

德沃希（Imogen Stidworthy）也都將在今年夏天陸續於倫敦展出聲音藝術作品。這些作品紛紛利用裝置現場的特性：或是建築結構、或是植被生態來創造體驗聲音的可能性，在日常的景像中，拓荒出一片令人驚奇的声音地圖。

以這種將日常性轉換為盛大音像景觀的特性為挑選基準，本文將就近年來值得注意的聲音藝術作品與發展狀況進行介紹。近來英國聲音藝術界引人注目的作品，大多在形式與內涵上皆超越了純粹的聲音編制，而提出充滿創意的切入點，有的是為觀者創造截然不同的感官體驗，有的則是展現了深度的智性探討；透過這些作品，一方面可一覽英國當代藝術家如何思考與處理聲音元素，一方面也能觀察到聲音藝術在英國公私立藝術機構中的多元發展生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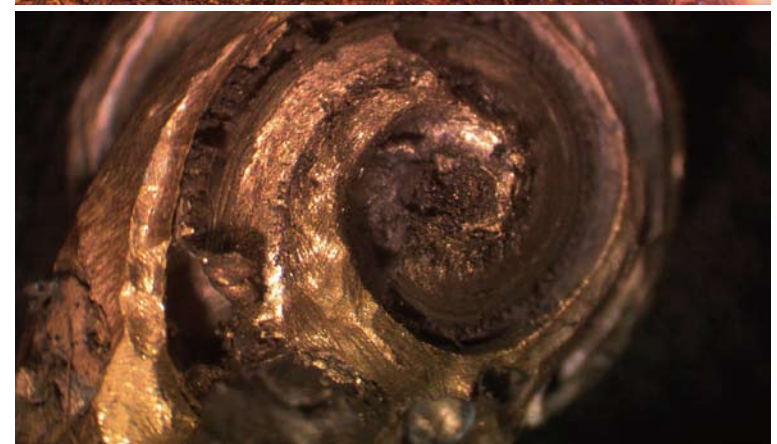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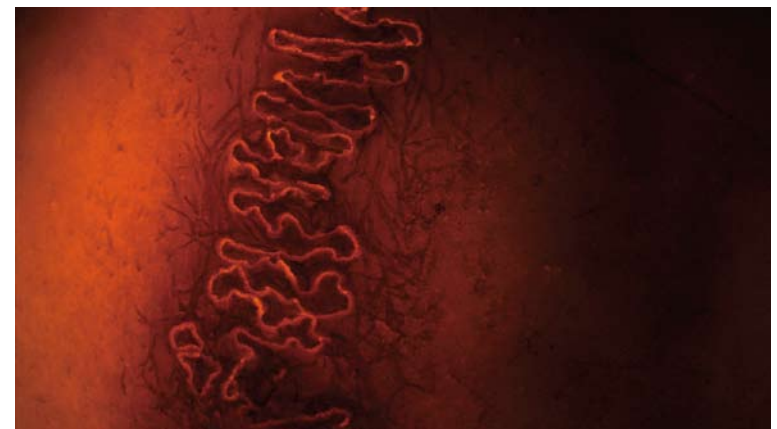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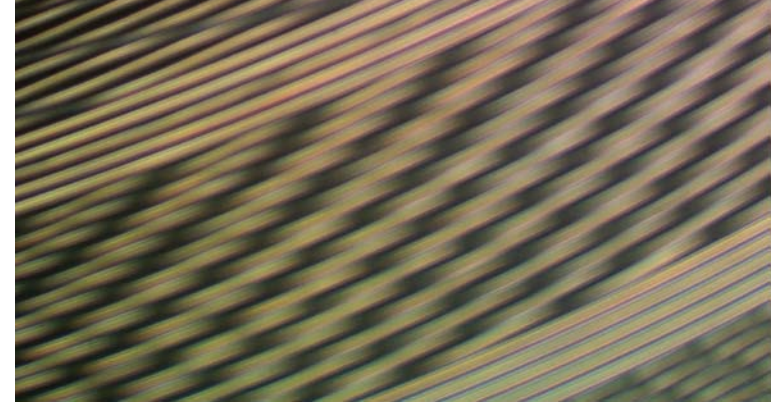
●奧拉·莎茲的〈音縫〉

奧拉·莎茲（Aura Satz）的音像作品〈音縫〉，試圖以縈繞如幽魂的聲音、古怪的回聲等各種聲音面向來思考身體，並且探討聽覺器官與聲音、記憶等抽象存在的關係。補助莎茲的單位「威爾康基金會」，是個十分特別的私人單位，由來自美國西部、最

後定居英國的藥商亨利·威爾康（Sir Henry Wellcome, 1853-1936）成立，主要用來支持最為先進的醫藥科技研究、人體與健康研究，同時也支持中古醫藥史的研究；然而這個基金會並未將業務侷限於純粹的生物醫藥範疇，更將獎助範圍推向與生物醫藥相關的社會人文研究與藝術創作，中小型計畫的補助金額上限高達3萬英鎊，大型計畫則從3萬英鎊起跳，對於鼓勵藝術家從生物醫學的角度來進行創作不遺餘力。莎茲以她對耳部構造與人體的深刻思考而獲選，她還因此在倫敦大學的耳科研究中心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研究。

這件作品的靈感來源是20世紀初作家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文章〈原始之聲〉，這篇文章探討了人類頭骨的結構，而莎茲則探討以身體／器官做為聲音介面（揚聲）的可能性、並且試圖尋找那些隱藏於體內的聲音；在影像方面，她拍攝了留聲機內部、唱盤的特寫，並且將這些畫面與耳蝸內部的影像交錯播放，使得那些聲音媒介與介面也彷彿有了人體臟器般的纖維，而聽覺器官也彷彿被留聲機等媒介附身、嗚嗚作響。音軌方面，由兩位旁白相互重疊、交織的敘事組成；由考克瓦斯基（Aleks Kolkowski）設計的音樂，則是以留聲機的唱針去追蹤頭骨接合處的曲線時所發出的聲響，同時還呈現出耳內自然散播的耳聲傳射。

這件充滿鬼魅陰森之感的作品，要傳達的概念其實是：「所



上、右頁 奧拉·莎茲 音縫 2010 ©Aura Satz



簡 費納的〈千年之聲〉2009年9月在倫敦Roundhouse現場演出實況

有表面、尤其是人體器官的表面，都可能潛藏著某種未曾被聽聞過的聲響、或是來自過去的聲音」。她希望藉由這件作品來驅使觀者以不同的角度來觀看身體、以拓荒般的尋奇之眼去追蹤體內的音像風景。她要觀者向內搜尋身體深處的聲音，而非向外去尋找那些浮濫於這個世界裡的紛雜聲響。

●簡·費納的〈千年長聲〉與〈地洞之音〉

英國絕大部分的藝術單位都是由英格蘭藝術委員會所贊助，而廿年來致力於委託藝術家創作前衛作品的倫敦「藝術天使」藝廊也是其中之一，此單位在英國聲音藝術的發展中占有重要位置，不但剛在今年推出泰納獎新科得主蘇珊·菲莉普茲（Susan

Philipsz）的新作〈圍繞我〉，也早在1990年代就與音樂家簡·費納（Jem Finer）合作，推出聲音藝術史上的巨作——也就是從20世紀的最後一天開始在泰晤士河南岸的三一碼頭燈塔裡播放後、就會持續變化旋律直到2999年的電腦運算音樂〈千年長聲〉。

〈千年長聲〉號稱將演奏千年都不重複的旋律，但它的原始素材其實只是六段各長廿分廿秒、以西藏唱鉢（Tibetan singing bowls）為主要樂器的編曲，藝術家透過電腦程式控制，不斷從六段旋律中選取兩分鐘的段落進行重疊播放，如此不斷循環迴圈，便能使原始段落能產生瞬息萬變的聲音樣貌。這件作品借重諸多專才如音樂人布萊恩·伊諾（Brian Eno）、當時的英國文

化協會音樂部首長約翰·凱佛（John Kaeffer）以及景觀建築師、數位聲音藝術家、作曲家甚至作家的意見才得以完成，而讓它在十年後重新獲得注目的，則是這兩年來陸續演出的現場演奏版本。

費納強調，雖然〈千年長聲〉完全仰賴電腦運算來延續其生命，但這件作品的最終目標並非要顯示科技媒介的強大無邊、長生不老，相反的，他是希望能藉此反映出媒介的日漸衰敗。秉持著這樣的信仰，〈千年長聲〉終於在歷時十年後，首度推出現場演奏版本，從2009年9月12日早上8時持續演奏一千分鐘，直到隔天清晨0時40分才結束。這場籌備時間長達七年的現場演出，是由專業交響樂團團員輪番演奏一



簡 費納 地洞之音 2011（圖版提供：史陶爾藝術村 / photo: Dylan Woolf）

〈地洞之音〉目前仍佇立於肯特郡的森林深處，而負責照料這件作品的史陶爾藝術村近期將展出他們在一年四季為這件作品拍下的大量攝影影像，讓觀者能受此作品的聲音感動之餘，也能領略它在各種節氣時刻裡散發的微光。

座巨大的樂器——這個樂器將二百三十四個大小各異的西藏唱鉢分置於六個同心圓上，最大的圓圈直徑有20公尺。在六個同心圓上，皆放置著一張用以演奏的桌子，桌子長度隨著圓圈變大而遞增；每張桌子邊都有兩名音樂家進行合作，一個演奏、一個指揮，並且每兩分鐘（也就是電腦運算版本進行交叉迴圈的長度）就要互換角色。這件聲音作品的基本概念是在聲音結構與演出形式上，皆追求以最為有限的資訊，來發揮最大的多樣性。雖然〈千年長聲〉是系統化的編曲作品，但它真正的素材卻是西藏唱鉢那獨特而不能歸化於系統的漫漫回聲與鳴響。這件作品的電腦運算版與現場演奏版，可以說是

聲音所能激發的諸多思考：永恆／瞬間、感官／情感、機械／身體等，做了全面性的探討。現場演奏版本將持續巡迴世界演出，目前的表演已預約到西元2110年。為了確保這件作品能永續地播放下去，「千年長聲基金會」已在企業家與藝文人士的支持下成立。

費納在大學主修電腦科學與社會人類學，〈千年長聲〉展現出各種學科的揉合，尤其是他對媒介系統與時空尺寸極限的興趣。他在2006年創作的〈地洞之音〉是一座將永遠放置於肯特郡鄉間森林裡的音樂雕塑裝置。觀者必須按圖索驥、深入林中，才能聽見這件作品。這件作品之所以能完成，要歸功於專門用以鼓勵

音樂新秀的PRS基金會新銳音樂獎，這個獎項自2005年開始每兩年舉辦一次、以高達5萬英鎊的獎金讓音樂新秀能充分探索自身才華。費納在此獎項剛成立之初就以充滿實驗性的計畫獲選，可見PRS基金會不將獎助範圍侷限於傳統的音樂類型，同時也鼓勵充滿野心與創意的創作。

費納以日本寺廟中的水琴窟為靈感，在森林裡挖掘、建造了一個深7公尺、寬2.4公尺的水泥洞。他先測量了洞裡的天然回聲音效，再讓一具以留聲機為原型的巨大喇叭從洞中探出地面，支撐喇叭的巨大銅管就是仿效水琴窟裡的竹筒裝置。這個揚聲器會接收與播放來自洞底的自然音效，洞就像是個音箱；此外在多

方實驗後，他還在洞中置放了特別設計的「樂器」——能接收雨滴、晨露而後發出迴響的鉢狀物（再次運用了西藏唱鉢的概念）。〈地洞之音〉以完全自然的方式呈現了能永續生產的聲音，各種變動的因素如氣候與林木的消長，在此都不再是值得恐懼的威脅，而是取之不盡的樂音來源。

●喬爾·卡罕的〈水之聲〉與〈聲音藝術的歷史〉

以「聲音在水中傳播的速度比在空氣中快了4.5倍」的基本科學常識出發，聲音藝術家喬爾·卡罕（Joel Cahen）企圖以〈水之聲〉帶給觀者全然不同的聲音感受。這件作品邀請觀者進入泳池，輕鬆地體驗三種音域：水池內的、水池外的，以及參與者漂浮於水面時所聽見的聲音。參與者在池中的走動與浮沉都是決定他們會聽見何種聲音的決定性因

素，這樣的作法讓聲音與空間的互動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度。新玩意多媒體公司是卡罕自己創立的錄音／後製公司，積極探索以聲音創造藝術，也創造商機的可能，同時也提供專業的錄音與混音技術。

卡罕除了以此「水中音樂藝廊」在英國聲音藝術界佔有一席之地，他還與作曲家米羅·泰勒（J Milo Taylor）合作，創制出新作〈聲音藝術的歷史〉。這段八十分鐘的聲音檔，集結了20世紀早期至當代的聲音檔案，其中包含許多在聲音藝術領域有重要貢獻的藝術家的發言，並且對聲音的歷史（自愛迪生在1895年發表首部有聲片以後）做了完整的回顧。卡罕十分強調在特定地點聆聽聲音藝術的重要性，這也是為何他會選擇在水中播放作品的原因。〈聲音藝術的歷史〉除了在各大持續關注聲音藝術的藝廊

如倫敦的白教堂藝廊、伯明罕的VIVID藝術空間等播放，也將加入〈水之聲〉的巡迴演出，讓參與者能透過「在水中傳播的速度比在空氣中快了4.5倍的聲音」來聆聽聲音藝術的歷史。

●結語：期許未來能有專門的聲音藝術獎

上述作品揭示的不僅是聲音藝術作品本身的多樣面貌，也是英國藝術家能如何透過公私立機關所提供的多元補助管道來持續實驗與創作，無論是私人基金會的巨額補助、音樂獎項的大力支援，或是官方對關注聲音藝術的藝術空間的持續資助，都是促進英國聲音藝術發展更上層樓的關鍵，因此在關注作品本身的創新度之外，也必須意識到一件事實，就是藝文生態的結構健全與否，絕對主導了這種尚在發育期間的藝術類型的未來。除了上述眾多不斷推衍聲音藝術疆界的精采創作，目前在英國也有愈來愈多與聲音藝術相關的藝術節。最為知名的有結合電影、音樂與新媒體藝術的AV電子藝術雙年展、倫敦的阿爾發藝術節以及網域之聲藝術節等，都積極地在當代藝術與音樂的脈絡下推廣聲音藝術。

除了藝術節之外，還有許多藝術單位如「聲音與音樂」在此領域默默耕耘著。「聲音與音樂」的創意總監就是曾參與〈千年長聲〉的構思過程的前英國文化協會音樂部首長約翰·凱佛，他在菲莉普茲以「第一個獲得泰納獎的聲音藝術家」之身分大受矚目後，曾在《獨立報》上撰文，並



且以此結尾：「菲莉普茲獲得泰納獎，絕對是個值得慶祝的時刻。對我們這些長期沉浸於聲音藝術領域、也將持續這樣努力下去的人來說，我們十分感謝泰納獎評審讓這個藝術類型終於能獲得眾人注目。接下來，希望能有一個不是用看的、而是用聽的藝術獎」。凱佛之語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就能成真，屆時聲音藝術家們將不再只是拓荒，而是穩紮穩打地闢地、造景。●



上二 喬爾·卡罕的〈水之聲〉作品展覽現場



喬爾·卡罕的〈水之聲〉作品展覽現場